

TONGXING,
DANBUXIANGJIAN

同行， 但不相见

杨舟子 著

一次美丽的邂逅

一段奇妙的经历

一次生命之美的见证

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体验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非虚构

但不相见 同行，

杨舟子 著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行，但不相见 / 杨舟子著. —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143-6049-3

I. ①同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204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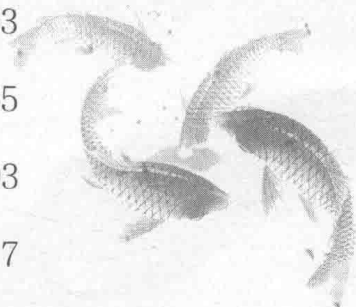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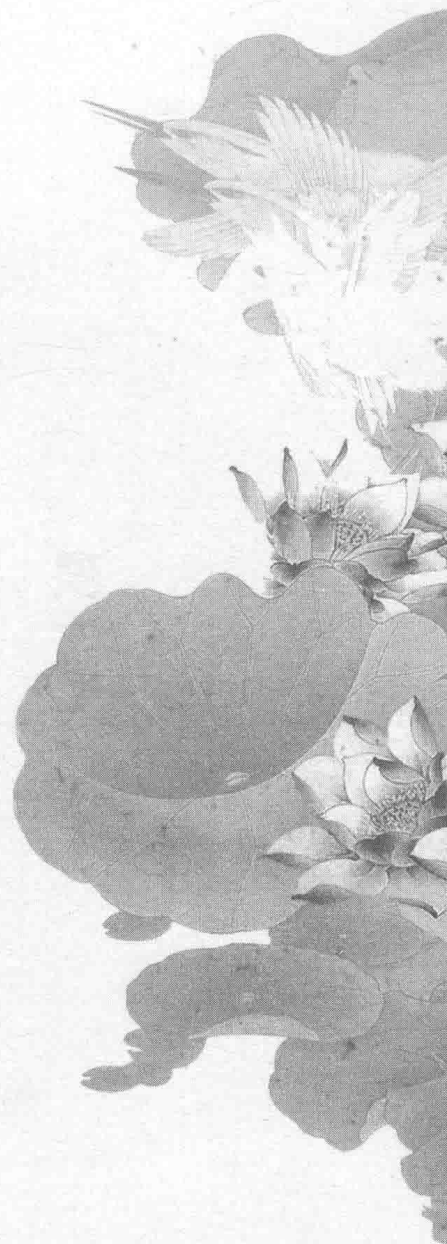
同行，但不相见

作 者 杨舟子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6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049-3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 录/CONTENTS

第一章·····	1
第二章·····	17
第三章·····	31
第四章·····	49
第五章·····	71
第六章·····	89
第七章·····	111
第八章·····	133
第九章·····	153
第十章·····	165
第十一章·····	193
第十二章·····	217
第十三章·····	239



第一章

凡是杀不死你的
势必使你更坚强

——尼采



“凡是杀不死你的，势必使你更坚强。”三年来，你一直试图杀死我，不是以你的存在，而是以你的不存在。你始终躲在暗处，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，窥视我，以你尚不成形的眼睛。你的眼睛在这世界之外，好像外星人。你睁着浑浊的眼睛，注视我，观看我像即将溺毙的孩子那样痛苦、挣扎、彷徨。你还能透过我的躯体看清我的空虚，我脑海里漫延的绝望。你的整个身体都尚未发育成熟，像是被装在某个器皿里。你旋转一下，继续隔着玻璃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看着我。是的，我们之间，眼睛与眼睛之间，隔着某样东西，穿不透的东西。你在世界之外，而我在世界之内。你眨了眨眼睛，漠不关己，然后将眼睛闭上。你看上去那样安详、恬静，冷酷到无知无觉。你尚不明白自己的冷酷。你在用自己的冷酷戕杀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期盼你的女人。她在痛苦中挣扎。她被你的冷酷逼到绝望的悬崖，但你仍未能将她杀死。

你不仅冷酷，且学会了愚弄。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你开始编制梦境来愚弄我。在梦境里，你让我听见你的声音，看到你的笑脸。啊，那是怎样恍如天籁的孩子的声音与笑脸啊，充满多么巨大的诱惑性，就像夜莺在歌唱，花朵在盛开，蚕蛹在破茧成蝶。你继续化身成一名少年，站在很高的楼顶上，光芒万丈，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动人魅力。我抬头仰望，认定那就是你，并祈祷你来到我身边。我一次又一次做

相似的梦，在诅咒命运、感到难以为继的时候，在陷入绝望、无力自拔的时候，在没有任何预感的夜晚，你一次又一次用相似的梦境来鼓励我，诱惑我，让我感到抚慰、迫切与希望……然而，每个月的鲜血如期而至，滴滴坠落，毅然决然地宣告你的冷酷、我的多情。

你未能将我杀死，却似乎有了嘲笑我的资格？嘲笑我竟然妄图用现代医学的手段来获得你，妄图用一种叫作 VIF 的程序强行将你从世界之外带到世界之内——是的，我正准备这样做。我经历了三年苦苦的等待，而你或许只是翻了几次身，或嘴角微微扯动了两下。你依然蜷缩在你自身的角落，用你尚未成形的眼睛看一看我，或者并不看我。

“凡是杀不死你的，势必使你更坚强。”当我收拾衣物，当我装扮成背包客形象，当我拖着行李走出宅居过上千个日夜的大门时，我在心里重复这句话。

我的目的地是云南丽江。一座古城。据说是休养与放松的好去处。你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除了人类，还有各种动物、植物，有阳光，有雨水，有白云，有暴风，有你凭借想象永远想象不出旖旎风光，有都市，有乡村，有千年的山丘，有绵长的河流，有善良，有邪恶，有爱，有恨……这是一个如果你从未到过就永远也想象不出世界。而我现在所做的，就是从一座高楼林立的喧嚣都市出发，去一个可以放松神经的地方。你该知道我的神经有多紧张，我已经患上了一种叫作“焦虑症”的病。我经常不安与噩梦，我的身体时常痉挛般

紧张，连自己也无法使它放松。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哭泣，面对漫漫黑夜心酸而无助。我在变化，近三年我在飞速变化。这个世界拥有各个年龄段的人，各种样貌的人，各种性情的人，各种角色的人，你无法想象这中间有多么复杂，而人的变化也同样。一个人会在进入某个年龄、某个阶段、某种情形后，完全彻底变成另一个人。我简直无法相信，曾经那个自以为灵动、叛逆、追逐着自由奔跑的女生，竟然会沦陷为现在这样一个整日为生育而忧愁、而伤心欲绝的女子。我甚至为自己的这种沦陷找到了各种可以解释的理由。如果你想听，如果你想听我解释为何会如此期盼你、渴望你到这个世界来的话，我会一有机会就解释给你听，无论你是否赞同；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人在路途。我带的行李似乎太多了些，一个大密码箱，一个帆布袋，还有一个双肩背包，我把秋冬季的衣物以及所有日常必备品都塞在了里面，预计会住上一长段时间，二十多天，或者一个月，唯有如此，我才能够令自己放松下来。

此刻，我并不拥有因为远游而雀跃的心情，相反，准确地说，我只是带着一颗快要窒息的心在逃亡。因为近乎窒息而必须这样做一次。我已经在那幢新房子里宅居了上千个日夜，其中大半的日子我在熬中药喝。我的鼻子已经闻不出中药的气味，哪怕它能飘过一条河或一整道街，我也闻不见。我穿着惨白的睡衣，在一间落满窗帘的空屋子里游荡，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。我面对镜子，问自己是谁，镜中的女子是谁。我感到一阵阵恐慌，不知道该如何将“她”与“我”合二为一。日复一日，我沉溺在希望中，沉溺在失望中，再没有什么比希望与失望的反复

更迭更折磨人，更于潜移默化中消弭人的元气与意志的了。我遭受你的愚弄，昏沉沉受控于你编制的迷局；然而，我却在这时刻醒了，蓦然醒来，惊觉屋子里快没了空气，我急需要外出，出去走走，去某一个地方，抛开这里的一切。我缺氧的头脑急需要一些新鲜的空气，那么强烈，那样急切，否则会立马死掉。我在喃喃叨念着这样一句话：凡是杀不死你的，势必使你更坚强。

你也可以再将我逮回去，只需使用一点小伎俩，那些你一贯使用的小伎俩——你还在看着我吗？你已经不再看我，而我却还在看着你，即使我的眼睛没有看向你，我的灵魂也始终面向着你，充满与你对话的欲望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即使在我正如此出逃的时候。你闭着眼睛的脸庞显得那样静谧，那样无辜，仿佛你从不曾也不会使用任何伎俩，一切都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，庸人自扰。我无法驳斥这一点，有口难辩，有理无据。就在之前，在火车站内的快餐店吃午餐的时候，我突然（或是逐渐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很不佳，似乎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一次远行。我胃口全无，还感到恶心乏力；这或许只是长期宅居加上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的。然而，我却没这么想，我又犹疑了起来，又唯恐这是“什么”的征兆。我已经失望到绝望，可奇迹通常会发生在绝望之后——我总是抛不开这样诡秘的奇思妙想；连医生都诊断我仍可以自然怀孕，我又拿什么彻底断了自己的念想？我又担忧是你来到了，在我绝望到出逃的时候，偏偏要等到这最后时刻，调皮地来到我的体内。有一阵，我犹豫起来，自责旅游应该选个日子，而不是如此仓促。

我想我应该乘车返回S城，躺到床上休息，等着你来或不来。那样无论你来或不来，我都避免了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的可能性。我在快餐厅久久坐着，身旁堆满行李，但我感到自己并不像出游的人，倒更像是一名病患者。

站起身，拖着行李走出快餐厅，生病的症状却又很快消失了，我感觉自己又有了应付这次远游的精力与体力。来到候车室，静坐等候，却还是无法完全放心，于是我花了10元钱请人代为搬运行李，如此一来，即使你真的来了，我躺在火车上睡一觉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倘若你真来了，到了目的地后，我就住下静养，而不做任何劳碌奔波，也许怡然放松的心情会更有利于你。我上了火车，请人帮忙放妥行李，却没有爬上属于自己的中铺休息，身体的症状也没有再出现。我想不过又是自己自作多情了一场，侧身坐到走廊的凳上，观望起窗外的风景。我祈祷这趟出游能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美到非凡、夺目、让人过目就不能忘的风景。出游前，我曾潦草地上网搜索了一下，那些描写风景的文字吸引了我，让人充满期待；其次就是放松神经，我相信异乎寻常的美景更能让我彻底放松神经和心情。

我一路望着普通的窗景——这样的景色因为见识太多，已然不能令我太心动，但得承认，零星还是会闪过些不错的镜头。我一直偏好荒芜的色调，喜欢枝叶稀疏的树木，当这些风景飘过时，我掏出手机拍下几张。我指望这次出游能拍到许多美丽的景致，自然没忘将相机带上，只是它被放在了箱子里，懒得折腾。车厢内的人们正逐渐熟络

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搭讪，很大声地攀谈，还有些人围成圈，热热闹闹地打起扑克牌。我孤自一人。出发前我孤自一人，出发后我仍孤自一人，不想言语，完全没有说话的愿望。三年的宅居，令我越来越沉默寡言，仿佛语言可有可无。下铺床是个瘦高个儿的男孩，同样一直很安静。他的对面铺位空着，他或是无人可说。他上身穿白色T恤，下身穿蓝色牛仔裤，侧身半趟在折叠起的被褥上。他侧脸的轮廓尚且不错，姿态也算得上优美——相比窗外枯燥的风景，他基本算得上一道尚可的风景。但整体说来，窗外窗内的所有风景，都无法真令我心动。我偶尔去瞟他一眼。这种欣赏对我而言无可无不可。男孩也会不时地看看我，那似乎是渴望与人交往的眼神；但我明显缺乏这种意愿。他从背包内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打开了来，一个人静静地玩耍。

夜幕降临，窗外的景色愈渐模糊。吃过泡面，洗漱过后，爬上自己的铺位。我的睡眠并不好，一整夜入睡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，其他时间都头昏脑胀，辗转反侧。到八九点的时候，我起了床去卫生间。也就这个时候，意外地，我发现自己来例假了——比预计的提前了三天，（这样的情况是少有的）竟然赶在路途中——我想避开的事偏偏发生了；而我苦苦等候的却久久沉默——殷红的、带点褐色的经血证明你确实没有来到，对于这个世界，你依然拒绝加入，依然保持你的冷酷。你依然虚无。我不知道自己的经血究竟是你的信使，还是你的咒符。它代表你来明示你的冷漠，还是代表某种诡异可怕的力量，来阻隔你我的靠近？！它曾无数次令我恐惧万分，欲哭无泪，但这一次，我很快

平静地接受了它，就像接受你的冷漠，接受我自己，或接受如此的命运。

我想告诉你，这样很好，在这个时候证明你没有来并不坏，如此，我便拥有整个自由的旅程了，这趟旅程将完全为我所有。除了身体少许不适，加上头脑略有昏沉外，并没有什么令人伤心欲绝或心灰意冷的事发生，出游将填补我空洞的心。我想我应该快乐一点，因为不快乐被证明永远不会带给我任何好处。我走回车厢，走廊的凳子被占满了，瘦高男孩示意我坐对面的铺位，说：“那个铺位昨晚一直都空着，没有人来。”他一开口说话，就显得比安静时稚嫩了许多，表情很羞赧。

我在对面铺位坐了下来，往后退靠住墙，这样的坐法比坐在凳子上更加舒服，只是我仍然不想结识任何人。

“你也是去昆明吗？”男孩问。

“嗯，你呢？”我勉强地应付。

“我也是到昆明。”男孩说，依然很羞赧。他过于的羞赧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，尽管我还不清楚他的年龄——他的下巴上蓄着一小撮胡须，妨碍了我对他年龄的判断。

“你一个人？”我问。

“嗯，你也是一个人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将目光移向窗外，想以此结束这种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搭讪。

“你猜猜我多大？”男孩迟迟疑疑地问。

“你多大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 93 年生的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”

“你才 18 岁？”我很快算出了他的实龄。

“呃，虚岁是 19 岁……是不是看不出来？”

“还真看不出来。”我笑了笑。公元 1993 年出生的人竟然已长成如此成人的模样，这让离群索居三年之久的我颇感惊讶。

“是因为我留胡子了吧？”男孩说，依然羞赧，又带点儿得意，“这是我第一次留胡子，我就想这样看起来会成熟些。”

“为什么想看起来成熟些？”

男孩笑而不答。

“看来我真老了，你 90 后的人都长这么大了。”我感叹地说。

“可你看起来也不大啊，你应该比我大不了多少吧？”

“嗨——我可比你大多了。”

“你有 22 岁吗？”

我哑然失笑，对他估计年龄的能力表示无语，而绷紧的神经却在这番对话中松弛了下来。一个 18 岁的小男孩，着实用不着严肃；所谓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、距离、猜忌等，也因为他的 18 岁，一扫而空。可以说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与他相处的颇为愉快，男孩对我也颇为信赖，将自己的事以及家庭的事毫无保留地说给我听：自幼由奶奶一把带大，父母在外打工，包工程做，去年初中毕业后才被带到父母身边，但与他们始终合不来，这次便是因为跟母亲吵了架，独自跑了出来。

“其实，他们对我还是蛮大方，我想要电脑，他们就给我买了这个。”

我怕放在出租屋里被人偷了，还是随身带着保险些。”男孩瞄我一眼，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他们对你是挺好的。”我附和。

“嗯，可我对他们没有感情，不喜欢他们，更不喜欢他们来管我，他们一管我，我就会跟他们吵架。”男孩说。

对这个男孩的内心世界，我饶有兴致，但因为刚认识，倒不想像个大人般地去教化，只是聆听着，偶尔回应一下。

“最近我心里总是很迷茫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读书的时候不想读，可现在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我妈让我去学电工，可我不想当电工。什么都不想学。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以后该做什么。好像什么都不会做。这些问题每天都纠缠着我，挺难受的；就干脆跑出来旅游了。”男孩一边说，一边敲击鼠标，“你会电脑吗？”

“会一点。”

“你能帮我把这两张照片合在一起吗？”

我坐了过去，帮他合并照片。“这是你妈妈？”

“不是。是我奶奶。”男孩按住鼠标，开始将电脑储存里的照片一页页翻给我看。

“都是你奶奶，没有你妈妈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一张都没有？”

“一张都没有。”

“那你妈妈知道？”

“她知道。”

“那她应该蛮失望的吧？”

“她失望也没办法。”男孩开心地笑了笑。

我不再言语，脑中闪现一个失望母亲的形象。我想倘若自己是她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只是一味失望，我会有更多的作为，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将他再教育好，让他与自己逐渐亲密。我对此颇有几分信心，何况男孩的本性不坏。无论如何，我在心里羡慕那位母亲，替她感到幸福，因为她拥有这样一个瘦高个儿的孩子。

这个瘦高的男孩随即播放起一首好听的音乐，一首吟唱曲，歌曲在车厢内很小的空间，几乎只在我与他之间回荡。我问他歌曲的名字。他回答：《天空之城》。我说很好听。他随后便不断重复播放这首曲子。他始终认定我也不大，二十二三岁，肯定不超过25岁。我承认自己此身穿着打扮绝不像到了如此想当母亲年龄的人，我曾听从一位不到20岁的营业员的推荐，买下了一双粉红色的韩版靴子，把它穿在了现在的双脚上。除此之外，我穿韩版蝙蝠衫，紧身牛仔裤，戴鸭舌帽，如此着装打扮，足够让许多女人看起来像女孩。我也不能完全忽视他是个正快速成长起来的男性，身上流淌着几分浅淡的荷尔蒙味道，这让我有必要与他保持该有的距离。看完相册，吃了碗方便面，便又爬回自己的床铺；感到困倦，闭目休息。音乐的声音被男孩调大了些，仍在重复那首吟唱的《天空之城》，像是有人在用心地守护。伴随清

幽幽的旋律，我迷迷糊糊入睡。

从中午十二点半睡到下午两点，火车即将到达终点站——昆明站，而男孩的电脑依然在播放那同一首歌曲。见我醒来，男孩大声地说了句：“你醒了！”似乎很兴奋。人们纷纷从行李架上取行李，准备下车。我让男孩帮忙从行李架上取行李，男孩自然很乐意地帮了忙。

关于这座城市，我无法像导游那样滔滔不绝地为你讲解一番，事实上我也只是一名游客，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，而且我在此仅滞留一个下午。我没有告诉男孩我接下去的行程，尽管他要跟着我的可能性不大，但我还是必须杜绝这种可能性。当男孩停下来等我的时候，我示意他先行，而我自己有意放慢步子，跟他拉远距离，直到他消失不见。是的，我只想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游走，享受沉默，享受孤独，而不是像个大人般还拖着个半大不大的油瓶。

办理好寄存，买好夜晚十点半开往丽江的火车票，接着在火车站周围闲逛了一圈，如此两三个小时过后，我开始感到无聊和焦躁。我并不能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，接下来享受孤独。如果说在房间里，孤独让人感到寂寞与消沉的话，那么在人群中的孤独，竟然是让人难以忍受的。我开始后悔不该刻意与那个男孩分开，如果没有分开，那么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百无聊赖，也许还能玩得很开心。我为什么总是一次次选择让自己不快乐的途径？到发现时为时已晚，而下一次我却还是同样选择——不仅是你在长久折磨我，我自己也在长久折磨我自己；并且，不仅是你习惯了将冷漠施予我，我同样也习惯了将冷漠施

予他人！

夜幕降临，气温急剧下降，当华灯初上，独自在人群中因孤寂无聊而焦躁不安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我该对男孩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起来。无论这句话能否起到作用，我都该对他说出来。我该对他说一句：既然你的母亲，既然老天爷给了你生命，给了你还不错的身躯，给了你灵魂，给了这样一个你自己，那么，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珍惜，要努力。我脑海反复盘旋着这句话。我应该对他说出来，在他表达迷惘的时候，或者在最后分手的时刻，无论他是否听得懂，听得进，能否会意，即使需要我求着他听，我也愿意，只为这句话能对他说出来，也哪怕这句话会招来他的嘲弄甚至羞辱。然而不能够，他已经消失了，在他向我诉说迷惘的时候，我竟然连一句安慰一句鼓舞的话也没有说。

我感到遗憾。深深的遗憾。我不是一个说教家，我只是感到一个生命，一个新鲜而绚烂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易，甚至是多么不易。我被一种焦躁夹杂着遗憾的情绪控制着，控制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我尽量安抚起自己糟糕的情绪，想办法打发无所事事的光阴，随即进了一家小书店，翻看起书籍。一个半小时后，在离开书店时，我顺带买下了一本有关云南旅游的书，以及一张云南地图。

这不是旅游的好季节，已经11月中旬，夜晚的气温骤然降到很低，冷风吹着，夜幕里我冻得发抖，厚衣服都被装在行李箱内寄存了。为